名山藏

名山藏卷之十三

典謨記

臣何喬遠恭輯

景皇帝

景皇帝景泰元年正月太上皇在迤北燒表告天地也先設羊酒斷頭山奉宴也先妻及酋衆進皮條為賀是月福安縣賊首陳嚴四等作亂沙尤二縣鄧茂七餘黨羅應廖寧等復叛殺尤溪縣主簿突入清流殺掠閏正月韓王範圯薨大同總兵官右都督郭登敗虜栲栳山封定襄伯初喜寧引虜破紫荊關虜欲

以輕騎送上皇喜沮虜者再至是登獲虜諜言誘擾
邊者出喜寧二月上皇居東勝州也先使那哈來朝
上語也先使喜寧及高旺與之俱既行上皇使袁彬
哈銘送徹雨上皇曰此洗屍雨也喜寧不及矣高旺
至邊亦言喜寧於邊人及野狐嶺右參將楊俊令邊
人爲喜寧置酒將食縛之歸京師磔之市三月報至
上皇亦喜曰我故言洗屍雨是月也命石亨佩鎮朔
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巡哨大同都指揮楊能充遊擊
將軍巡哨宣府太上皇第四子見淳生三月也先聞
喜寧誅與賽刊王議領部屬與道入寇必送上皇遂

分圍薊全寧夏慶陽天城鴈門大同等處皆不得私
四月上皇歎曰曷月予歸哉歸當居於逍遙之府哈
銘泣曰陛下非有畋遊荒亡之樂爲天下蒼生而來
歸當正位又何歎也既數日上皇居豐州伯顏帖木
兒妻使使女問銘等曰今已夏煖何得炙薪皆言不
也我輩數人同一氈帳何地炙薪使女曰我謂薪焰
也氈帳上乃有火光歸語伯顏帖木兒妻妻以告伯
顏帖木兒皇帝帳上夜現光必有大福伯顏帖木兒
放鷹得一野鷄與酒來獻謂哈銘曰我今有一鵨上
奏皇帝如大海潮時有一大魚落在水灘是大海魚

能淺水住潮來終去皇帝莫急是月監察御史許仕達言自冬徂春災異數見黑氣四塞烈風拔木時雨久缺臣考之經傳驗之人事天降災異莫不有繇臣以為天心仁愛欲陛下盡絕宴安酖毒之私奮發臥薪嘗膽之志以成非常之功以弭非常之恥陛下宜痛自修省日與輔臣講求治理耳目之娛荒寧之事不使喪於心志居起服食凡百自奉亦宜抑損不令過奢申戒群臣同加修省視雩南郊禱於皇天后土如成湯申桑林之責高宗用祖乙之言庶可上副天心下消災異帝曰善勑保定伯梁瑤佩平蠻將軍印

充總兵官與都督毛福壽方瑛勦殺貴州苗賊名王驥還京廣西羅城賊首韋萬保攻融縣柳城賊首侯公寒攻破古兔高界等寨復攻藤縣殺指揮潘濟麗水縣賊首朱必森復聚衆行刦殺縣丞一人縣丞葉仁集民夫破之五月虜分道入犯河曲縣復犯義井屯堡盡殺其守卒及指揮僉事劉受復圍代州寇宣府巳虜酋阿剌知院以虜主脫脫不花之命來遣其參政完者脫歡貢馬請和至懷來使太常寺少卿許彬錦衣衛指揮同知馬政往察其情僞完者脫歡言講和退兵即奉上皇還不且率衆大舉若見疑請以

爲質帝問户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陳循曰虜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是月旱不雨廣東賊黄蕭養攻廣州府數月左副總兵都督董興等敗之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京師梟于市六月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直率諸大臣言上下神祇陰誘虜衷使來請和臣等切惟陛下大寶嗣登天與人輸永永無二陛下隆敬兄之心尊爲太上昭告天地宗廟社稷名位已定天下之人皆以爲宜令車駕還虜中太上尊居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盡崇奉之禮即稱天倫之厚伏望俯從虜請遣使荅之如果至誠即別令大臣迎駕帝曰當

時大位卿等歸我非出朕心大兄蒙塵朕累使往虜不聽從無如許何于謙從旁對曰陛下大位已定誰復異議荅使盡禮紓虜難也帝曰從汝從汝旣出帝使人追問曰卽使虜誰可者孰爲富弼文天祥王直對曰孰非廷臣孰敢不應丙戌也先帖木兒奉太上皇至大同城下郭登開門以迎朝服立于閫伏人城上約駕入下懸閘及門虜覺復擁上皇去遂轉犯懷來戊子月食七月以禮科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少卿馬顯爲指揮使偕完者脫歡往以報請和之議帝遺可汗及也先書不言及迎上皇事頃

之虜主脫脫不花使復至求與廷臣同往王直等以請帝曰李實方行已命都察院右都御史楊善工部右侍郎趙榮爲正使都指揮同知王恩正千户湯胤績爲副使與使同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量齎服食御用太上所需不報實至朝上皇上皇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獨袁彬等三人侍傍牛車一輛馬一匹以備徙營上曰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不意被陳友王振等所陷念非樂游從獸以至於此也先送我固其誠意喜寧導行引破紫荊關再圖京城以此不得還歸後嘗一到小黃河一到乾河又復阻也先送我振寧

死矣陳友罪不可赦也因問聖母今上安否問舊臣一一道其名姓上曰我居虜一歲矣何故不來迎歸我衣服冠帶帽靴將得來否實對曰陛下蒙塵天下臣民如喪考妣從虜中還者有言見陛下有言不見虛實難知遣臣來探故不將得上曰汝言當今皇帝及文武羣臣遣人迎我還守祖宗陵寢也可為百姓也可也先言不迎我擾邊十年亦不甘休我不足惜須念祖宗社稷生靈實奏臣誠悲痛陛下昔日錦衣玉食今至惡陋輒有白粲數升欲進廚下上曰此小節爾朕念歸也實曰當日王振一宦官耳陛下何故

寵之太過以至今日上曰我亦知之無事時人皆不言今乃罪我我悔何及實退將行復朝辭請返國之日引咎避位上皇嘉之日暮上皇情色凄然實與虜使還朝具述虜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上疏曰臣等共詢李實言出塞道中行群虜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也先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天日在上決非妄言引見上皇亦謂虜信上皇淒切不忍之情實又具道臣等切詳虜人悔過請和實天地宗社之福宜仍遣實詣虜迎復上曰虜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之意書勅付虜使還文武大臣言虜非

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虜使來和尚遣使答今請迎
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虜之復疑和且不
終不迎駕歸何以和爲帝令再議李實言也先約臣
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朝旨不敢擅爲期也
先言此期決不可失遂令酋長偕羅綺往大同一帶
諷回擾邊人馬臣還過宣府懷來見軍民始敢出郊
芻牧誠非空言臣曩將命止爲講和迎復日期實出
也先伏望陛下俯從群請即遣材智大臣往脫虜有
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命再
議及虜使還竟付迎復於敕書而已文武大臣復言

事會不再機不可緩願陛下體上皇之心順臣民之情不然虜人指此爲兵端矣乃命擇人以聞群臣皆言實方從虜來得其要領卽實可再帝竟不遣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等復言群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不信就令虜詐我備在也不報翰林院簡討邢讓復以爲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八月楊善至虜中也先曰大臣來矣不可無信引見善於上皇所與伯顏帖木兒殺馬牛爲酒送上皇行也先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

萊士臺奉上皇臺端率妻妾酋長膜拜獻鞍馬貂銀二鼠皮襖弓若箭賽刊王亦打野盤進酒上皇行也先與酋長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叩頭跽解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諸酋長羅拜伏哭而去伯顏帖木兒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既畢屏人語使哈銘上奏天使皇帝來我遐荒我也先順天之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帝此來為天下也為邊城也歸将還當作皇帝作皇帝即我主人作者做有緩急我可得告愬衆虜皆道傍送駕進羊馬善口呼皇帝行矣伯顏帖木兒再送駕出野狐嶺丁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伯

顏帖木兒大哭歸而放圍得犢復使數十騎來追獻帝以太上皇且至勑禮部具迎復儀注兵部總戎具防變方略先是累奏不得旨至是群情欣慰朝下多官集議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耶來耶虜不索金帛必索土地便謂上皇來邪皆相顧莫敢言于謙曰防變方略謙之職也胡濙上儀注宜令遣本部堂上官一員至龍虎臺錦衣衛遣堂上官一員幷官較執丹陛駕輦至居庸關各衙門分官迎接土城外太上皇入安定門東上北門坐皇帝見畢文武百官朝太上皇自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帝曰迎居庸用轎一馬

二月陛駕第迎安定門內戶科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曰朕之郎位非得已也尊稱太上何云薄耶禮部會議之胡濙言福無他意大抵欲皇上篤厚尊親帝曰太上皇自虜中寄言迎禮從簡朕敢違也朝退諸大臣得一亡名書聚觀之書上修史先生隱其名言都人一聞駕旋人人喜躍近之不厭遠望可知今日宜請主上厚奉迎之禮避位婉辭然後受命因述唐肅宗故事諸臣曰若封進或可感動上心胡濙以謂諸同官王直曰可禮失而求諸野王文曰不可匿名文書不得以告禮科給事中于泰以聞帝詰濙

何從得書濙言臣得之高穀帝怒命按捕其人高穀云臣得之隸隸云臣拾之道王文曰勿累小子與牢飯也千户龔遂榮出承曰臣爲之胡濙因奏考之唐史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尊玄宗爲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雨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此已行之令典政可効之良規今備法駕安定門內誠爲太簡帝

曰慮墮虜詐故簡其禮但大兄入城朕知會尊親朕今
迎太上皇東安門內行叩頭禮畢領群臣隨至南城
內便殿太上皇升座朕行禮畢文武百官皆朝毋再
紛更癸未太上皇至宣府下詔曰朕之不明蔽於權
奸被留虜廷聖母賢弟數遣迎取以天地之恩祖宗
之佑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請重迎接之禮朕辱國
喪師其何顏復見是時禮部復請帝迎駕安定門外
文武衙門分官詣龍虎臺百官萬姓迎接土城外會
太上皇詔至帝曰太上皇命簡朕事已定乙酉太上
皇至雙泉賜袁彬以所御白綾衣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哈銘衽褥靴望日丙戌車駕還京至東安門送駕虜揭簾審視叩頭退帝迎東安門內駕入南宮文武百官行見禮庚寅以太上還京祭告天地社稷山川之神遂頒詔赦天下陞楊善爲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王恩等賞有差宴虜使九月封朱謙爲撫寧伯十月祀故翰林侍講劉球於鄉賜祠忠節十二月己酉月食禮部請以正旦群臣朝太上皇於延安門詔罷

二年正月梁瑤擊苗賊於靖州大有斬獲二月南京雷雨擊損大報恩寺塔三月罷遣使入虜四月貴州

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聚衆與平之三截洞攻平越清平衛梁瑤方瑛等會擊大敗之五月虜使來欲求使荅諸大臣請許之以慰其心帝曰祖宗開創以來醜虜遠遁不敢窺伺正爲絕其來往也小人通使語言不一坐生釁端朕甚恨之今其切己群臣復言虜情狡黠我備未修人情求不得則懟再則憤求而不得虜無憤耶帝曰虜之狗竊未嘗忘心去年入寇京師豈因不遣使臣國家久安計不在此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王直言此見聖諭絕虜講和臣知陛下有爲之君也如是則當有以備之帝曰天下雖安猶備不

虜況今日耶有智勇謀略當舉用者總督總兵具名以聞亡論戎伍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金濂言我備未也虜慚而憤孰過其釁昔漢高帝自將三十餘萬衆往擊冒頓而有平城之圍矧今人民邊儲凋弊耗損伏望念祖宗創業之艱憫遠近生靈之苦俯就所請若其來意帝曰朕志已定所引平城之事恐非臣下所以願國家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胡濙等言續出瓦剌番文一通令臣詳議觀其語意專在求使臣謂虜情難諭未保其終然始則奉送上皇今又還我制使使人絡繹駝馬迭貢歸誠悔過亦不可誣夫厚

往薄來柔遠常經彼使再來此不一報似非其義往年土木之事雖臣子痛心切齒皇上臥薪嘗膽之日然邊無儲蓄之素野有奔亡之憂將帥趨生士卒忘死爾者邊報稍急會無一人敢言戰伐甚至張惶失措安邦大計諒不如是伏望皇上深惟曲慮量遣往和乃勑武臣修治軍實庶彼無可執之詞我有預為之計帝曰卿言良是朕志定矣遂賜虜脫脫不花王可汗書曰朕自祖宗以來四裔來朝並加恩待殊不遣使至彼以此和好久久保全比歲可汗太師累使朝貢朝廷嘉厥款誠頻使還荅豈期荅使貪功嗜利

激怒可汗太師致使前日暫失歡好以天之靈要約如故朕與可汗可不思所以保終之使至業厚宴勞所賜可汗若可汗妃有金銀及金銀器皿織金蟒龍文綺等物即付領去自今但可汗使來朕終始善視決不食言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食七月以邊儲不給許納粟補官八月壬申南京地震十月監生郭祐疏言曩以太上蒙塵門庭有寇謀國大臣欲紓急難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今軍旅稍寧行之如故農工商販不分賢愚惟財是授使之驕矜親戚欺誑鄉里又有贓汚之吏罷退爲民欲掩鄉閭之耻納粟納草冠

帶而歸何前日以財去職今日以財得官堂堂天下藏富於民未有不得已之時而有此輕名爵濫章服之意是以空乏示敵益啓寇心願裁止自今下大臣議寢不行湖廣麻陽縣教諭章泰言三事其一曰願陛下孝孝百行之本也曩上皇北狩陛下仰承母后俯詢群臣以登大位臣竊以天意人心與祖宗所以責望陛下者誠愈重而愈難視昔從容繼統故自不同願陛下師文王之敬止朝問定省以承大內兩宮之心其二曰願陛下弟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仰惟宣宗皇帝篤生胤嗣惟上皇與陛下而已陛下莅

藩之初上皇留止京師豈不以手足情親不忍違遠冀得時時瞻日見今鑾輅復還二聖重懽臣願陛下體昔上皇友愛之心師古帝王因心之仁以父道尊事上皇用子道教育儲聖百凡恩禮無替有隆三曰願陛下武奮發威斷義理所安信之不疑行之必毅中外曉然明知意嚮依憑城社者不敢肆昔日陰竊之奸啗餌權勢者不敢萌昔日離附之說則彼無厭醜虜自凜然有虎豹在山之懼用以克戡大憝且無難者下大臣議謂今上已行不須瀆聽十一月太上皇聖節禮部請令羣臣朝延安門命罷

三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石康縣流賊入境攻掠縣治二月太上皇第五子見澍生四月帝有意廢東宮立其子見濟未敢發也太監王誠舒永請先賜諸大臣金於是賜少保户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户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高穀人白金百兩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王一寧户部右侍郎兼學士蕭鎡翰林學士商輅人白金五十兩顧亦未敢發有思明府都指揮黃玹以罪繫廣西獄上書請立帝子爲皇太子帝喜下廷議皆請從玹請遂先置東宮官屬諸臣皆兼保傅等官支二俸

以悅群臣之心京師爲之語曰朝盡傅保部兩尚書五月甲午廢汪皇后立見濟爲皇太子冊見濟母妃杭氏爲皇后改封太上皇帝皇太子爲沂王封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六月大雨浹旬河決沙灣八月命都察院副都御史洪英等十七人分行天下考察官員九月南京錦衣衛鎮撫司軍匠餘丁華敏言臣竊見近年以來袁琦唐受喜寧王振等專權誤國俱已敗露天下共知也臣草茅賤陋切見內官苦害軍民事非一端恨在朝文武臣僚緘口不言不勝痛哭流涕不惜一朝之命圖安萬乘之國臣切見內

官收積家財金銀珠石動以萬計豈能天降地出非
盜府庫則浚民膏害一也侵牟公侯房屋興造勞擾
害二也名爲家人義男外親莫不輕肥縱横恣睢凌
轢甚至入貲求仕莫差貴賤害三也蓋造佛寺用費
不訾以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租寄
户郡縣蘇賦丁力不應科征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
鹽數轉鬻與人先得勘合倍支鉅萬壞國家榷法奪
商賈之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負
賴不還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伴當辦納月錢內府
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楚不堪害八也家人包攬各

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害九也董監工之役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害十也伏望皇上鑑前車立後軌毋使蕭牆禍稔帷幄奸生令曹節侯覽復見今日下禮部議之以南京地震雷擊獸吻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渰沒禾稼房屋東昌府連接河南地方黃河奔決勅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illegible]巡視整理監察御史劉琚等言近者災異見示非[illegible]臣等切準文武群臣德行才猷靡所表建而師保[illegible]官祿俸加倍侈必費財費必傷民近者戶部奏今[illegible]京師支放會計米銀動以千萬府庫將空欲將被

災田地覆勘追徵與其剝疲民之財孰若省重支之
俸伏望聽群臣挹損辭讓亦消弭一端命關支兩俸
者暫停其一年豐仍舊十月太僕少卿黃仕儁言臣
訪得各處巡撫考察州縣官吏每憑里老以為去留
閭里老多因前官縱容往來囑託公事經攬收物營
求催辦害衆成家積有年歲間有端已臨民輒貽怨
恨反加誣汚巡撫官輒因黜罷州縣官員一聞考察
將臨盛設酒席邀求泣訴賄之錢帛以此多得保留
否則去之殆盡用是里老有權官司受制無籍刁民
妄行告訐亦緣於此乞勅該部移文所在巡撫分豁

詳審或彼此互詢或稱獨交察或獨步暗行或遥審面辯毋徒取迎送隨從電過風飛使猫鼠一家奸犬同窖疏入命考察不實者坐之仕雋復言巡撫朝廷重臣三司所行多被掣肘况在任年久或變節怠終昔唐玄宗謂張說曰向令十道使出巡諸州以察善惡兹因東封始知負朕多矣今豈無如前所云乞勑所在巡撫大臣惟總大綱無親細事惟從輿論無執私見其事妥民安之處可無巡撫亦令多官集議暫從省革從之也先遣使臣來朝貢馬復奏求中國使臣往報不許勑沿邊總兵官防備之鳳陽安慶浙江

湖廣諸府旱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太上皇帝萬
壽節群臣請賀延安門詔罷也先復遣使二千餘人
入貢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疏言邦畿千里萬
國瞻依禮樂刑政胥繇此出乃盜賊橫發披甲戴兵
明火刼掠近聞所獲强盜俱言誰不懼死但以糧賞
不得全瞻妻子饑餓難忍復審口外邊軍夜行日伏
偵探虜情乃其月糧亦行減去致令窘迫是啓盜端
實非儉道與減士饟寧損臣俸又聞山東河南南北
直隸等處今年多被水患小民缺食盜賊滑起福建
浙江蔓延可畏乞勅吏兵二部省冗濫去蠹食其文

武官俸糧六品以下者如故五品以上斟酌裁支量添軍儲尤望被災州縣蠲其稅暫停一應軍需遣一二大臣巡視賑濟下多官集議以聞詔文武官俸祿如故有冗員酌煩簡量省之十二月令布政按察二使有缺三品以上連名會保以征湖廣苗賊功陞保定伯梁瑤為保定侯右都督毛福壽為南寧伯

四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河復決沙灣三月大隆福寺成寺甲京師費以數十萬四月復築沙灣決口辛丑月食五月以黃竑為都督同知召至京師管事前府其家人繫廣西獄者俱宥之七月旱八月工科給

事中徐廷章言師保之位非具經綸調燮之才不可輕畀今每部增尚書一員都察院增左右副僉都御史三十餘員又復徧加師保銜階高華猥濫所宜慎重十月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徐有貞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往治沙灣決河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帝所立太子見濟薨謚曰懷獻五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以山東河南連年水旱遣平江侯陳豫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往撫安之二月建昌武昌漢陽疫京師陰雪彌月淮徐蘇松等府積雪小民餓凍死者甚多四月壬

午朔日食五月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並請復東宮下錦衣獄南京城內火焚民居六十家死者三十餘人六月以雲南左布政使賈銓湖廣右布政使馬謹右參政徐傭按察副使陳貿定州知州王約清苑知縣吳宗慶治績有稱賜誥勅封贈及二代陞左都督方瑛爲南和伯賈銓邯鄲人永樂甲申進士自刑科給事出爲大理知府潔已平政化洽上下會王驥征麓川兵興數年大理當要衝銓給軍不乏加陞參政仍掌府事已再陞爲左布政使景泰四年入覲賜宴陞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兼巡河南往來二省便宜行事銓爲政務實恥名人有稱其善致譽而不受以歸諸其僚屬成化二年名還理院事尋卒諡恭靖　馬謹新樂人宣德丁未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浙江等處所至克振風裁王竑中吏部尚書郭璡奏選爲勳封郎

宇以薦拔爲藍翎前敵賞副將侍衛諭命勅同參將張等御史侯[illegible]往總理事參督標餘請曰苗衆之類吳往有司橫征暴斂誘則不發盡先論撥安輯降附漢圖鼎庭然後動兵衆如其言不數日來降者數千請分布給賑乃與善等督兵出沅州後營等處破攻茨溪等寨擒斬之梟泰中後與善等攻破騰逡等洞大小千餘寨寨已復與參將李震往青龍澆揚山等寨賊據靖州石壁等寨賊武崗城溪平水山言騰馬等寨賊犯左右故復論功陞除名人爲左副都御史巡撫河東天順初致仕壽七十餘　八月雲南總兵官[illegible]送賊子思機發至京師伏誅十月癸巳月食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賜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勑曰聞卿嬰疾朕心惕爾今命醫往視賜卿白金五十兩賜羊酒白粲卿其勉扶副朕眷懷

六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太
上皇第六子見澤生五月冊子垕為周王祁鎡為趙
王祁鎬為荊王是月旱閏六月淫雨七月命翰林臣
編纂宋元通鑑綱目監察御史倪敬等言天氣失調
災異迭見雨水霖霪軍民艱難臣等敢直陳修省之
助竊惟府庫之財不宜濫予游觀之樂不可無節曩
因齋僧累出藏金易米供給米價湧貴不免損民異
端惑衆無耕蠶衣食之勞征科徭役之擾厚之如此
則遐胤遠漠櫛風沐雨之窮軍荒年歉歲趨事赴役
之饑民又將何以濟之近聞起造燕室龍舡宴娛頻

繁木石資餉爲費不少恐非所以保聖躬隆聖德也
帝曰朕知秦王仕潔薨八月廷杖南京大理寺左少
卿廖莊降爲定羌驛丞遂併杖章綸鍾同於獄中九
月丁亥月食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
湖廣苗賊攻圍隆里新化銅鼓諸城命方瑛佩征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往征之
七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命石璞撫安湖廣軍民二
月皇后杭氏崩時兩京群盜充斥三月以辰沅有警
勑石璞總督軍務四月湖廣賊首蒙能糾苗賊二萬
攻圍平溪衛城守備都指揮鄭東等擊敗之官軍乘

勝追剿斬獲無算彗星見五月纂修寰宇通志書成六月太上皇第七子見浚生是月淮安揚州鳳陽三府大旱蝗徐州大雨水河南亦大雨河決開封河南彰德滑浚無筭七月命伶人李安爲錦衣衛百户（安姓借兒自教坊入侍得幸故有是命）封左都督吳安爲安平伯兩畿山東西江浙諸省蟲蝻旱疫八月廣西流賊破欽州虜知州姜原性裁省天下添設官員九月戊子道錄司右玄義仰彌高奏近間東南蝗疫盛發河間等府旱澇相仍而圻甸之間盜賊充牣八月二十九夜迅雷雨雹九月初九太陽無光色紅如血薄暮太陰色亦

紅近者陰霾連日不散此殆囹圄冤滯之徵乞勅法司明清庶獄詔曰朕屢命諸司平反諸獄今有逮問未完速斷遣之謚宋臣文天祥曰忠烈謝枋得曰文節十一月太上皇萬壽節群臣請賀詔罷十二月癸亥帝有疾且以星變罷明年元會

八年正月太上皇居南宮是時帝疾不瘳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意司禮監陳[illegible]王誠與大學士王文謀取襄王子立之其事漸露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迎立太上皇學士蕭鎡不可王文持兩端丙子群臣聚而屬奏草於左掖門乞早建元良以

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請易建曰擇既上奏不允丁丑將郊帝力疾出宿于齋宮戊寅遣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攝祭庚寅上不視朝者三日矣群臣復請議立太子禮部尚書姚夔與大學士商輅議率百官伏闕請辛卯集朝房夔屬輅奏草輅屬草曰陛下宣宗章皇帝子宜復立宣宗章皇帝孫皆曰善疏具日已暮皆出而石亨與徐有貞等夜奪門迎太上皇出南宮即皇帝位太上朝鳴鍾鼓帝曰于謙耶既聞故曰哥哥做好者數日太上語近臣曰皇弟食粥可望差耳帝竟崩號廢帝戾郕王葬之西山憲宗十一年

上尊謚曰恭定康仁景皇帝改陵寢祭禮如諸陵先是正統中京師小兒禱雨之謠曰雨地雨地城隍土地雨若大來謝了土地雨御地弟音相近也蓋至是驗云

名山藏卷之十四

臣何喬遠恭

典謨記

英宗睿皇帝

上居南城七年矣景帝伐宮樹錮宮門已無復天下意景帝病所立太子薨上太子久廢司禮監太監王誠與大學士王文等謀迎立襄王子未定群臣且上章請惟景帝所立都督張軏與其弟輗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謀請上復位鴻臚主簿萬祺知祿命告亨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亨告太常卿許彬彬曰社

稷功也雖然彬老矣徐元玉才有膽盍圖之元玉者副都御史徐有貞也亨等夜過有貞有貞曰太上出狩非以遊畋爲國家耳南宮蹤錮民無離心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在此時也一再日亨等復過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矣在今夕相與密定計有貞曰今虜騎薄都城公總兵也莫若名備非常納兵闕中皆曰善遂倉皇出會曹吉祥及靖遠伯王驥都御史楊善兵部侍郎陳汝言等至長安門下門開亨等以兵千人入有出入者輙呵止之宿衛皆驚有貞收諸門鑰投水竇中時方四鼓天晦亨等亦惟惑有貞大呼

曰時可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俄隱隱有開户聲有貞使數人舉梁厲以衝門勇士踰垣入毁之城中黠驍軏等入乃燭太上皇燭下獨出曰爾何爲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揮士進輦皆驚顫莫能舉有貞挽之前擁上皇登遂夾輦行忽月星明槪上皇顧問有貞卿等爲誰各具官對昇導入自東華門門者呵之上曰吾太上皇也遂翼升奉天門諸臣推御座門中上升座鳴鍾鼓群臣之請立太子也景帝許以是日朝群臣皆待而帝不可起有貞等號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舉朝震駭遂皆呼萬歲日中群臣各朝服

奉上登奉天殿行即位禮時正月壬午旦也是日命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執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王文司禮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付錦衣獄頃之改陞有貞為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陞許彬及大理寺卿薛瑄皆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下故都督同知黃竑子指揮同知翰於獄謫戍之科道官劾大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王偉黨比王文于謙迎立襄王子事上命群臣廷治之告即位于

宗廟陵寢詔天下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四年民物康阜北虜爲變朕念宗社生靈親率六師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皇天悔禍虜酋格心奉朕南還監國之人旣無復辟之意反爲幽閉之謀旋廢皇儲爰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絶諫諍失德良多朝政不臨人心斯憤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請聖母皇太后祗告天地社稷宗廟以其日復卽皇帝位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咨爾萬方臣民同秉忠誠會歸皇極布告天

下咸使聞知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軏文安伯楊善興濟伯皆予世襲景帝杭后祔廟主於別室陞曹吉祥嗣子錦衣帶俸指揮僉事欽爲都督同知吉祥姪鉉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冕弟成業兄成達俱爲錦衣世襲指揮僉事皆以迎駕功群臣雜治王文于謙陳循罪言謙與王文江淵及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景泰中串同故都督黃玹搆成邪議更立東宮尋復逢迎廢黜汪后陳循蕭鎡商輅不能阻又附之謙文舉用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等樹黨行私比因景泰皇帝不豫在廷諸臣請立皇儲而謙

文誠良永勤意欲外向巳見群情迎復皇上乃圖糾合逆旅欲擒殺總兵亨等循鎡輅淵七悅偉鏞澄文曜俱知不告言坐謙等謀反當凌遲術等知情故縱斬死罪學士薛瑄請輕之乃命斬謙文誠良永勤于市籍其家謫循淵士悅文曜充軍鐵嶺衛罷鎡輅偉鏞澄爲民忠國公石亨言迎駕者於上封右都督孫鏜爲懷寧伯董興爲海寧伯餘論敘有差凡奪門者陞三級保駕守門者陞一級蓋三千餘人景泰中諸群小皆伏誅增給石亨張軏祿命楊善理左軍都督府事進封會昌伯孫繼宗爲侯予世榜示王誠于謙

罪于天下陞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爲本部右侍郎
二月以太后詔廢景帝爲郕王復號郕王母后爲宣
廟賢妃皇后爲郕妃懷獻太子見濟爲懷獻世子革
肅孝皇后諸貴妃封號徙王文于謙王誠張永舒良
家屬充軍口北開原等衛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軒輗爲刑部尚書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
學士參預機務於內閣封都督曹義爲豐潤伯焦禮
東寧伯施聚懷柔伯調左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參
政尋罷爲民不叙陞都督僉事石彪爲左都督同知
充遊擊將軍領兵巡哨大同月食郕王薨謚曰戾以

水蠲保定河間稅糧遣刑部侍郎周瑄往賑之畿內饑順天民聽粥民四月賜褒勅特賜忠國公亨祿米前後逼三千石進封廣寧伯劉安爲侯廣西蠻賊黃公好等叛總兵安遠侯柳溥討平之三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門達爲指揮使指揮僉事袁彬爲指揮同知已已立太子封諸子見潾德王見澍安王見澤崇王封徐有貞武功伯陞李賢吏部尚書兼職如故因命有貞兼華蓋殿大學士仍供文職于文淵賜勳號散官奉書襄王瞻墡曰先帝惟叔父親宗室惟叔父賢姪節祁鈺宮得叔父陳言懇安二疏循覽再三比

於金縢皇太后感嘆不已叔父云欲朝覲姪亦喜見以篤親親即時氣候清和敬遣太監時賫奉勅符若書迎請叔父從容就道姪竚俟叔父之至命石亨充總兵官佩征虜副將軍印搜虜於延綏命興濟伯善兼禮部尚書靖遠伯驥兼兵部尚書都督石彪奏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違法繫治京師上問李賢富何如對曰其在大同公以斷上曰彪將惡其不利也名錦衣門達必審究之旣多誣賢曰欲卒白當再勘請遣給事中郎中二員上曰使武職一人同之不者彼謂文臣相黨命左僉都御史林聰賑饑於山東陞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耿九疇爲右都御史勑曰朕惟御史內糾百官外按方隅受朝廷耳目寄苟非其人曷任稱使景泰失政臺憲進選每出私門當官者或枉法鬻獄言事者或濟私罔上出巡者或張聲勢作威福官邪不儆紀綱蕩然爾承朕簡必奉公正巳督率咸脩御史不職爾等察舉爾等不職亦聽御史糾劾黜幽陟明國典斯在四月上名諸大臣曰中外民艱皆因有司匪人卿等審察先有犯贓復職及見任操行不端政績無聞老有疾者具以奏命內外法司審錄罪囚襄王瞻墡至見之武英殿勑刑部右侍郎

黃仕儁賑濟近畿山東饑民五月命都御史馬昂賑饑山西以民饑減歲辦物料之半御史楊瑄上書言石亨曹吉祥奪民田上示其章於徐有貞李賢皆曰御史言正上嘉之六月彗星見室宿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以上嘉瑄合章糾石亨不法事章且上石亨懼入譖上命收鵬及瑄面詰諸御史於文華殿悉下錦衣獄究主使者錦衣衛以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綺名上遂幷下獄鞫之獄詞復言主九疇綺者大學士有貞學士賢上命科道官劾有貞賢專擅威權排斥勳舊幷下獄復命吏部覈御史給事中年

二十五以上者留任事三十五以下皆外調之於是給事中玘御史禎等四十餘人並得調是日大風雷雨雹發樹壞屋奉天門東吻牌摧毀乃降有貞爲廣東右參政賢爲福建右參政九疇爲江西右布政使綺爲廣□右參政十三御史盛顒等謫知縣楊瑄張鵬謫充軍玘禎等復職如故命通政司左參議兼翰林院侍講呂原於內閣參預機務薛瑄乞致仕許之追贈故御史鍾同爲大理寺左寺丞命翰林院脩撰岳正於內閣參預機務留李賢復爲吏部右侍郎彗星示變占謂應在母后已巳上親告于皇天上帝兼

為母后祈福誅左副都御史蔣琳梟其首貴州貴州按察

僉事李叔義奏琳恃于謙爲援擅杖殺指揮千
百户逼奪土官錫死守邊都指揮趙信擅籍其家權
無罪者數十人番異撫按察副使張瀚巡按御史蕭敏
俱勒殺之且納海汝指揮吳昇賂薦理按察使都指
揮奸蠻苗賊男女市銀千餘兩誣叔義等以上私罪
命給事中汪浩同巡按御史楊貢往察覆章先後上
聞上曰琳貪淫暴惡又係叔黨錦衣衛郎遠爲之既
至訴叔義誣已且云貴州亂靖之後邊事窘迫夷情
兇狠懲叔宜嚴故多怨謗浩貢附已欲遠遂不公於
案驗且印送在萬里豈知于謙等不執之謀上不聽
命廷鞫之坐琳謀殺人斬決　七月復執徐有貞下獄
不待時遂命梟琳首於貴州

丙寅承天門夜災丁卯上躬禱昊天上帝后土皇祇
曰恭惟皇眷命臣承統卽位以來星變不消烈風震
雷拔樹壞屋午門吻牌摧毀承天門樓被災屢見變

畏深懼不勝意者非天法祖未盡誠歟爵賞刑罰未
當歟忠良未盡用姦邪未盡去歟所見不明信讒佞
歟節儉不崇侈財用歟徵斂掊尅之未息而刑獄冤
濫之未雪歟思過省躬仰體仁恩大赦天下伏祈曲
賜洪原用寧邦家臣不勝待罪悼懼之至復遣告于
太廟社稷山川勅諭群臣曰朕以菲德膺乾復祚圖
治雖勤應天無效六日丙寅承天門灾朕心震驚罔
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善惡不分用舍乖
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亡
度府庫空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

與朋姦欺罔附權勢與群吏弄法擅威福與征斂徭役之泰重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倖進忠言正士不用與抑文武有司闒茸酷吏貪冒無厭致軍民失所與此皆所繇傷和致災而朕或未明也爾文武群臣股肱耳目休戚惟均果有直言必當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之遂下詔大赦天下陞李賢為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調許彬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許彬寧陽人以舉人選入翰林譯字中永樂中進士改庶吉士累陞修撰正統己巳陞大理寺少卿兼翰林侍講提督譯書英宗自虜地將還遣近臣迎駕彬請往謁見於宣府為英宗草罪己之詔繇是見知景泰末與石亨定復辟謀事成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詔三王之請言詞甚詳竟行奪黃玉蓋至今云英宜詩之人成化初復官仍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彬院官文無所顧担率無簡擇一時放蕩之士盡出其門飲酒吟詩議論亹亹不切於用曉預機務方欲謝絕平昔舊游惡其變態請議生騰命岳正仍於内府授内使書頃之外調爲欽州同知軒輗乞致仕復以故廣平侯袁容庶子瑄襲侯富陽侯安順侯成山侯保定侯子皆許襲伯黜徐有貞爲民金齒進封南和伯方瑛爲侯封都督陳友爲武平伯後軍都督石彪爲定遠伯弓世左都督楊能爲武強伯右軍右都督李文爲高陽伯俱流

上諭户部自遼東抵陝西邊軍良苦其遣給事中弁司屬官各六人齎金分勞之人二金八月甲午以彗

星未滅躬禱于昊天上帝丙午月食安置王竑於陝西報書襄陵王冲烋曰日出視朝禮經所載古人君是常王念予朝昧爽侵冒風寒親親忠愛感德良厚九月命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彭時於內閣參預機務封通許王子埅爲周王瀋王佶焞薨報代王仕壥書曰承惠菘菜榲桲雖王國僻產道遠人艱自後無再諭岳正充陝西衛軍十月賜故太監王振祭葬賜杭州府宋岳飛祠曰忠烈有司春秋祭彗星復見於角宿勅處士吳與弼曰朕惟勞於求人乃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斯致難進之賢爾與弼潛心博閱

蘊藉抱略不求聞達嘉遯園丘勝茲高誼渴望來儀特遣行人曹隆往諭爾居徵聘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尚欣然首路副朕翹跂上謂李賢曰建庶人文圭與故吳庶人允熥姥屬淹禁且六十載親而亡罪朕不忍其久繫賢頓首曰堯舜之心也皇天后土太祖在天之靈實臨陛下遂白太后出之左右或言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爲之乃居之鳳陽令有司給月米薪炭婚娶出入聽自便復給火者二十名人十餘人遺內使溥等六人守視使令勑群臣曰建庶人等幼繫于前人拘幽至今朕欲群生皆得其所况懿親

哉憫此遺孤特從寛貸用加賚送聽從婚娶以演後嗣庶天下謂朕親親焉勑中外寺額曰眞慶嘉福圓林觀音淨覺普壽南泉雲間慶寧永慶妙亨常樂顯寧惠明昭靈昭寧碧峰護國景會福嚴靈雲報因報國大勝清源普利英臺慈會興善淨業廣福崇化法空廣惠延壽龍泉普濟靜仁業慶龍興凡四十寺命工部爲忠國公造宅十一月上曰山東連年災傷民甚艱難雖已遣賑朕尚念之吏部其就於本布政司推選廉能官一員專行撫恤吏部舉右布政王宇遂以命之命左僉都御史王儉賑貧於徐州陛辭上曰

徐府北要衝民艱朕惻然設心賑濟毋恤庾倉定文
官封贈誥勅例一品四道二品三品三道四品至五
品二道致書襄王瞻墡曰茲予初度承惠多儀加以
玲瓏碧玉之帶書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予施叔父
宜也乃承惠于叔父敬酬白金綵幣匪曰畏親特表
謝敬賜中外寺額曰清光永泰龍泉靈巖歸義隆安
地藏重熙法幢延供華光普陀大雲海會智安福勝
普應青塔陽坡穀積石佛夕照普安通法普仁嘉福
法寧開化大寧法寶罔極永峯圓廣觀音顯法永福
保安崇慶廣福圓眞凡四十寺十二月封曹吉祥嗣

子左都督欽爲昭武伯虜寇莊浪等處命太傅安遠侯柳溥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過興充副總兵都督同知雷通充右副總兵武平伯陳友充遊擊將軍往陜西勦殺之禱雪于宮中

二年正月庚申朔六科十三道劾兵部尚書陳汝言諸不法事文武群臣奉詔鞫實命固禁之巳卯尊皇太后爲聖烈慈壽皇太后詔天下二月封都督同知楊信爲彰武伯韃賊入境命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遊擊將軍定遠伯石彪調領精兵往延綏等處會彰武伯楊信等禦之有斬獲上曰朕聞向者土木陣

亡官軍至今南山河南北一帶骨骸尚暴露甚憫然其命瘞收之三月廣西賊流劫博白及廣東寧川永安千户所等處勅鎮守臨清平江侯豫山東東昌府青萊諸府故多安揷夷人朕念東凶連歲民流離困敝恐因而相聚爲非勅至其往來飭兵盜生翦之四月乙丑皇太子初講學于文華殿户部奏副都御史聰言山東諸郡縣逃亡死絶之數覈視皆實上曰稅糧草束急除之逃亡户令有司盡心招撫東苗十三番賊首干把豬等僭稱僞號攻劫都匀等處命湖廣貴州總兵官南和侯方瑛調兵勦之石康賊攻破博

白縣勅曰近聞皇親公侯伯文武大臣中多有藏匿罪人亡虜有令家人強占外州縣軍民田地有起蓋房屋把持行市有詭名中鹽挾制官司者夫京師天下本貴戚近臣四方視効欲無干朕憲在守位循禮矣比會昌侯弟顯宗姪璘令家人私造房屋罔市利朕不敢用外戚故屈法也諸臣有犯前所云者自首免罪不首自發者罰無赦家人投托人皆永適戍邊

五月冊秦世子公錫爲秦王處士吳與弼陛見命爲左春坊左諭德辭并封還勅幣不許遂見與弼于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之意上曰重卿學行特授宮僚

煩輔太子與弼終不受遂賜宴于文華復賜綵幣羊
酒薪米遣中官送至寓舍上謂李賢曰曩者奉迎之
人紛然請革邊巡撫今聞武官貪縱暴橫無所鎮壓
之朕乃知其謬卿與王翺馬昂仍擇可者遂命白圭
巡撫遼東王宇巡撫宣府芮釗巡撫甘肅陳翌巡撫
寧夏皆從各省布政使陞爲右副都御史以行李秉
巡大同則以右僉都御史往徐瑄巡撫延綏則以監
察御史往上曰有文臣則武臣不得遂私其即日遣
名之已而馬昂言東苗十三番等賊急乃復以白圭
贊理貴州軍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代之安遠

侯柳溥敗虜于涼州都督同知雷通自永昌來援遇虜懷安站亦敗之七月賜吳與弼勅曰朕惟英君誼辟莫不好賢求士聞爾與弼懷抱道德嘉遯林丘特行徵聘惠然肯來深愜朕心用授春坊諭德煩輔東宮固辭難拒今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爾銀幣復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爾其優游桑梓尊仁樂義儒精力未衰尚無忘纂述著教垂世以繼前賢虜欲寇寧夏命寧遠伯石彪充總兵官佩征夷將軍印左都督劉深充副總兵官往勦之勅三法司曰御馬監都指揮千百戶并勇士小廝自倚善騎射恃寵怙勢自今

但坐事者不分輕重錄取上裁令人有謀陞令官者
特發充邊軍上謂李賢曰朕念曹吉祥隨侍舊人每
有干請多曲狥之吉祥不顧可否無厭足雖朕十不
可二三四方奏事者不知謂必行往往造門求通朕
斷以公道八月勑諭李賢彭時呂原曰朕欲覧于天
下輿地之廣我文祖太宗皇帝嘗命儒臣未究厥緒
景泰間雖已成書繁簡失當卿等尚折衷精要繼成
初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九月復以軒輗爲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甲子駕幸南海子上謂李賢曰朕朝
罷膳後閱章奏易决者下有司可議者送先生參詳

嘗乃出左右乃曰陛下自勞非養生道又曰內閣可
無送朕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拜天畢省奏
章既剖決謁奉先出視朝不爽于時度退朝召問大
臣商略機務於文華復省奏章省訖還宮至申又如
之暇則聽內政暮乃休母后所旦朝有命則間一日
隆冬盛暑則五日左右亦曰陛下自勞非養生道賢
對曰陛下孝敬精勤古賢君何以加此此願持母哀上
曰朕之行此亦有何勞便於安逸怠荒至矣十月鷹
坊司內官請出獵不許固請許之上曰毋擾州縣朕
跡爾矣內官至果多索有司禽獸以進曰獵所獲上

巳訪御既反命杖黜之上屏左右問李賢政治得失賢極言官較出外遊籍罪人之弊上密察果然召指揮門達戒之曰敢有不悛罪毋赦戊寅辛南海子十一月分遣大臣禱雪于天地社稷山川以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詔訪舉精通天文歷數地理課命之術者送詣京師十二月以西師無功召柳溥還革其太傅閑住罷舉經明行脩賢良方正儒士脩萬工堰三年正月命法司錦衣秘獄無泄虜人安邊境總兵石彪等擊敗之都督僉事周賢死焉賜贈葬與陞襲慶遠同知葉禎率民兵擊賊死之贈廣西右參議賜

祠三月下右僉都御史李秉錦衣獄罷爲民四月增建南内殿宇龍水縣獞賊鳳弟吉糾合廣西流賊爲變兩廣都御史葉盛擊敗之名石彪楊友還論功進封侯方瑛白圭勦東苗克之俘于把猪等于京師廣西流賊糾廣東懷集縣獞賊攻破開建縣殺知縣典史廵簡廣西猺獞苗賊出刼殺勅鎮守兩廣左少監阮能朱詳總兵官左都督劉深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等協心勦捕下雄縣知縣奏紘錦衣獄贖罪調邊方五月禁商旅攜違禁物貿易諸夷中廣西流賊破容縣刼潯梧柳慶南寧諸府州縣六月命廵撫官以

歲孫赴京師議事七月封幼㙉爲藩王八月下石彪錦衣獄勅曰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照臨天下諄諄誥戒董正百官與鐵榜以諭功臣當時臣下凜凜然近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侍官員多不避禮禁私相交往甚至阿勢泄事因而結構百端即如定遠侯彪圖謀鎮守令指揮等官假進奏詞事發被劾輙有情熟近侍潛報消息官之不正無此爲甚今後爾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互通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文武大臣敢有阿附漏泄輕則發戍重處死錦衣衛指揮親軍近侍尤不

合與諸臣交通他衛指揮以下非出征時毋得輒候公侯門違者如鐵榜處治田州府頭目呂趙殺知府岑鑑濬王之封也脩武伯煜刑科給事中儼實充使既至受王饋上使較尉覘得之逮下獄書告宗室諸王曰正統初勅朝使無得需索王府物犯者處死家戍邊嚴矣脩武伯煜給事中儼近復玩無忌王府資費有限豈堪如此念我親族申明舊例後有遣至者飲餼之外毫無與也九月廣西流賊犯廣州界命都御史葉盛并總兵鎮守等官調度所在官軍士兵勦除調石亨家屬指揮僉事寧等十人於雷州等衛凡

縣亨進者皆降謫有差肅州火延燒五千餘家死者
六十餘人十月己未駕幸南海子命石亨閑住許胃
報奪門陞官者自首改正敢隱者罪益首改者四千
餘人十一月勑諸王毋干預有司事湖廣旱饑命設
策撫賑光祿寺請陶器於饒州凡十三萬三千有奇
工部請減八萬以紓民從之十二月月食
四年正月己卯朔虜二萬寇榆林總兵官彰武伯楊
信禦之有斬獲下石亨獄籍亨及彪家上諭李賢曰
天下諸司朝覲大集旌異之典當如祖宗之故旣吏
部舉右布政使賈銓粲粲蕭暄徐景李顒按察使劉

致知府丘陵胡濬知州張福知縣張暄等十人各賜錦衣一襲鈔千貫宴禮部讀擢題爲禮部尚書銓爲副都御史二月廣西猺賊流劫永州攻破桃川枇杷三千戶所永明江華二縣石亨死獄中誅定遠侯彪癸酉幸南海子致書襄王瞻墡曰叔父欲朝朕亦欲一會敬遣太監定奉勅符金牌迎請可從容就道從行人數惟叔父所定廣西蠻賊破信宜縣三月己卯幸南海子辛卯幸仰山窪協贊廣西軍務監察御史吳禎平呂趙斬之四月襄王瞻墡來朝命宗室王府無子者方許請繼室子八歲方許請名女子歲十五

方許請封者爲例致書襄王瞻埈曰叔父來覲䁖間屢聞嘉言裨益良多及叙親情乃知世子妃病未有出而庶長子已十歲知向學朕甚喜之重闈之下宜有令孫茲特立見淑爲襄世孫以遂叔父裕後之懷叔父母遜復書曰朕念叔父國家至親雅有賢譽宜享優游之樂每歲秋冬間可出城遊賞三五次或世子郡王從亦可玩覽山川獵取禽獸暢懷怡情焉乙卯王辭上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别王拜上亦拜王起行數步顧且拜上使中官掖之王起行顧且拜者以十數上目送出端門六月月食七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上患脚氣不朝者累日甲午朝朝罷名李賢王翺
馬昂慰問良久賜金若宴湖廣當造紙工部言楚饑
請成造於不災州縣上曰皆罷之八月命湖廣有司
加意恤賑其租稅上諭戶部曰四方奏報水旱民多
困苦朕甚憫焉其移文巡撫巡按官覆視災傷甚者
租稅悉除輕者量蠲之不能自給者速發廩賑濟禁
假較尉行事害人者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
遠西擁衆南行已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遣都
督顏彪馮宗領兵往備之上召李賢王翺於武英殿
曰戶兵二部缺侍郎誰可賢曰副都御史白圭可兵

部劄日故南京户部侍郎馬諒服除可户部遂用之九月趙王祁鎡薨虜圍大同右衛命撫寧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統領官軍巡邊於宣府十月閱騎射西苑賜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等宴鈔騎射官賜鈔有差謂學士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翺馬昂曰為國重武練武先騎射皆頓首稱善遂皆錫宴鈔戊辰幸南海子十一月復閱隨操武臣侍衛勇士賞賜降將領一等閏十一月予襄王瞻墡書曰承惠藥及方已祗領惟衛生之術先貲藥餌而方書不下數十家非考閱參驗之至曉得要且良叔父明達仁恕留心於此

良方佳劑親愛惠于感懸之深布此以謝庚戌幸南
海子戊午曉刻日食四分有奇掌欽天監事禮部侍
郎湯序不預奏上切責之李賢曰天戒有在人君正
欲因而儆懼湯序奸不忠乃不奏聞序凡遇災異皆
隱不言見象變必曲解說或將天文書所載不祥語
改削進遇吉兆即詳呈序奸不忠無所容遂及監正
副等官皆執下獄因降序爲太常少卿己未幸鄭村
垻閱伏馬十二月鎮守大同總兵高陽伯李文太監
陳瑄屢爲虜所掩襲不實奏下獄治罪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閻鼐言關辦銀課內外等官擾害軍民狀忤

旨下獄已降爲平南主簿上召李賢曰吏部缺侍郎
尚書王翺老當得一人佐之其與訪擇明日以副都
御史崔恭奏上曰善因論徐有貞方自金齒放還家
鞏昌同知崔達任滿番人乞留爲其知府從之是歲
賜致仕四川按察僉事王琦金以周其貧
五年正月壬寅湖遷代府山陰褒垣於蒲宜寧隰川
於濯靈丘於絳懷仁於霍大理少卿李茂卒上諭李
賢曰大理法官今雖有寺丞二人名位輕恐不敢與
法司持辯卿與王翺擇明日以故大理卿李賓奏上
曰善二月諭李賢曰錦衣指揮逯杲誣弋陽王奠壏

敗倫醜事今云不實宗室如此乞枉行多因下諭曰刑獄國重事今後陳冤者三法司當審辯毋畏嫌避疑遂遣右副使李廣駙馬都尉柳錫與杲復往勘之命都督僉事顏彪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征勦兩廣獞賊四月虜犯莊浪鎮守都督僉事林宏等擊却之勅遊擊將軍都督同知和勇統領兩京達官旗軍殺賊於兩廣脩大明一統志成御製序上諭李賢曰軍官季俸至闕銀十四萬餘府庫入少出多奈何賢曰自古國家冗食是患今衛官二千有餘員冗矣上曰令兼支布錢則何如因召賢與吏户兵三部尚書

議曰議畢且復下廷議不者不惟歸怨朝廷亦怨于爾輩五月中官過南雄有所索於知府劉實不得中官怒叱捽之遂與中官交訟上並逮治京師上親聽之論治中官罪弋陽王奠壏竟爲逯杲所誣賜自盡六月虜大犯涼州莊浪命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右都督馮宗充副總兵官都督僉事鮑政充左參將趙勝充右參將統京師精銳騎馬萬五千往擊之李賢及會昌侯繼宗吏部尚書翺兵部尚書昂以所在兵災人民艱窘請下寬卹以蘇疲困許之命花木鳥獸梨板及追

馬清匠嗣卷採柴之役悉停罷蓋所罷皆民最苦而採柴之役歲省可三十餘萬時所在告訐及採訪事情皆即遣錦衣官藪籍其家李賢言其多枉因勅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及所司問治七月昭武伯曹欽有罪下諭文武群臣欽等遂與司設監太監吉祥及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以聞命懷寧伯孫鏜等率官軍討之欽殺左都御史寇深及恭順侯瑾之與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濬皆爲鏜所敗死執吉祥下獄磔于市并磔欽等屍以徇詔赦天下寇深唐縣人永樂間爲郡庠生鄉人有譏不執者歷京師告發得爲國子生宣德初

擢刑部主事正統中以右僉都御史鎮守四川松潘修茶關隘城池六十餘所增臺三百七十餘座并治館道開鑿山泉諸番皆來送款以功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俸景泰二年召還未踰月復奉命提督遼東軍務捕獲妖賊李稽寇分遣將士擒斬入犯虜寇左以寧英宗復辟陞左都御史至是爲曹欽所殺贈少保謚莊愍深強勁敢任然無學術重以貪鄙殘刻朝士有附之者雖賤必報初訟事曹欽久子已而疏之故及於禍諭曰凡朝廷得失生民利病百僚貪暴奸邪近侍風憲職皆當言近多嘿嘿畏避權勢今後亡諱不當者亦不罪寇深既遇害上諭李賢與六部公舉可都御史者皆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非端士從賢曰大理卿李賓諳刑獄久其年尚少容止老成上曰善遂用之賓[illegible]人正統乙丑進士初授[illegible]起遷太僕寺

卿壽轉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諸處軍務兼理
糧餉天順初改大理卿丁父母憂兩奪情書欽及賓
李子弟家人挺身奮擊賊平陞右副都御史成化改元
南部大饑江中盜起陞賓南京兵部尚書滿考來京
晉改左都御史掌院事荊襄流民饑聚賓請命都御
史原傑撫視之進太子少保賓剛簡鎮靜留心公事
每當議政動中機宜錦衣門達有罪廷訊强辨至賓
前日公宜訊我遂引服成化中有奏楊榮曾孫曄不
法者賓言榮有功朝廷其子孫當寬處之會曄以逃
難至京詞逮二三大臣賓與焉賓恐得自陳致仕卒
贈太子太保諡襄敏河南水黃河溢漲汴襄間淹沒官民廬舍
多死者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進封懷寧伯爲
侯止其擊虜之役而使馮宗佩平虜副將軍印充副
總兵趙勝充左參將與都督僉事李杲充右參將統
故所選京師軍往擊之命兵部右侍郎白圭起王竑

爲左副都御史俱參贊軍務八月追封吳瑾爲涼國公予諡賜葬加吳琮歲祿二百石賜寇深贈諡祭葬加李賢太子少保九月蘇州濱海諸縣潮挾雨大至死者萬餘人命賑恤之虜犯永昌山丹抵甘右參將李恭等追禦之有斬獲十月致書襄王瞻墡曰朕念宗室至親賢無如叔父茲仰體情尚製神像畫軸服飾器玩數十品物雖不腆工作頗精朕復製詩賦數首用寫名藩山川風景之勝以寓嘉美至可目入復設飯堂于南京給孤貧日二粥如永樂中故事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壬子月有食之壬戌幸南海子

上諭李賢曰左右群小日見言辭敗稍斂戢近又放縱朕恆戒之曰即如吉祥豈無功哉一旦犯法不得赦也蓋朕未嘗忘南城時賢對曰善上曰朕五鼓拜天雖足疾不廢拜畢閱章奏亦拜于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視政既罷進膳飲食未嘗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衣布天子也又曰朕宮中讀書觀射如鍾鼓司承應朕唯時節奉母后無事並不聽觀因與李賢論六部諸臣慮吏部尚書翶老賢刑部尚書瑜工部尚書榮而弱禮部尚書瑁十二月定贖罪例京師多盜命盜發執巡城御史下獄錦衣官較及兵馬司

官皆鎖項捕盜著爲令乙亥幸南海子釋陳循爲民六年正月丙申朔程鄉賊羅劉寧等糾海賊攻燒揭陽與定縣刼倉庫復攻園長樂縣參贊機務右侍郎白圭左副都御史王竑等分兵巡邊適虜分道寇固原圭竑與馮宗李杲分擊之有斬獲賜奬勅勅諭天下提督學較監察御史等官陳政等朕惟自古帝王率以興賢育材爲首務學較廢興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係焉朕嗣位之初爰簡學行老成之士授以憲職俾專學政行之十餘年厥有成効景泰中罷去而廢壞日甚今復行舊典命爾等往爾其欽哉夫是

一方表率也率人必先己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崇于正學廸于正道庶稱朕簡任之意顏彪等勦潯州大藤峽等處獞賊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首三千二百一十七級復所掠男婦五百餘口賜奬勅蜀王悅𤊨薨三月皇第九子生虜寇靖虜境都指揮汪禮逐出之召馮宗趙勝白圭還勅王竑李杲暫留防守四月乙名禮部尚書石瑁瑁以疾上諭李賢曰石瑁動止粗疎不稱宗伯朕欲以戶部侍郎張睿易之賢退語瑁瑁求去上曰瑁大臣也爲人誠篤可坐小失退因留如故而以睿爲戶部尚書五月端午賜

群臣扇及宴扇題御製二詩分賜諸大臣顏彪等勅龍山等處猺人直抵潯梧廉諸處皆擊勝之賜獎勅禁在外大小衙門毋增置夾棍等件刑具八月虜人獨石馬營命脩墻垣屯堡墩臺壕塹于諸邊九月乙未聖烈慈壽皇太后崩壬申上御西角門諭禮部曰大行皇太后遺誥服制二十七日除朕不忍朕仍素冠服視事西角門爾群臣以素服朝參待山陵祔廟畢乃用淺色衣服以朝都指揮僉事門達請別置錦衣獄從之（時達掌錦衣遣校尉四出獄訟甚繁云）征進兩廣總兵官顏彪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葉盛等獻所殺潮州反賊

羅劉寧廣西龍山等處傜獞韋公立等首三十五級十月上大行皇后尊謚曰孝恭章皇后詔天下十一月甲午合葬於景陵庚子祔廟嚴捕私鹽船令

七年正月郊上病足掖而就事二月會試天下舉人試院火死者九十餘上憫之命無物色者有司具木瘞之朝陽門外爲六大塚題曰天下英才之墓改試於八月致書襄王瞻墡曰朕惟叔父在懷茲特送袍帶數事以識愛私叔父鑒之荊州知府張晶九年考滿荊人奏留許復任上諭李賢曰近聞空中有聲天譴也宜祈禳賢對曰考之於書無形有聲名曰鼓妖

君不䘏民天下怨叛則妖生焉乞行蠲恤之政上曰
朕心也三月頒蠲恤詔于天下封蜀世子友垓爲蜀
王四月辛未奉孝恭章皇后主太廟廣西流賊攻破
岑溪鬱林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閏七月追上胡太
后尊謚脩其陵寢改殿試于明年裕州知州秦永昌
以貪酷伏誅河南前後巡按御史布政按察二司官
皆坐罪八月代王仕壥薨九月四川賊悟眞等據岳
池流刼營昌遂寧銅梁等縣廣西流賊縱刼廣東雷
廉高肇諸府切責總兵官泰寧侯陳涇會廣東副總
兵都督同知歐信等勦之十月復書襄王瞻墡曰近

令庶子德王見潾出府荷叔父賜誨靡匪格言顧謝叔父之嘉訓僉都御史葉盛言潮陽知縣陳瑄能撫亡而勤宦以爲潮州試知府廣賊流刦廣東廣州甚亟勑巡撫廣西僉都御史吳禎節制兩廣軍與廣東鎮守官計擒之十一月萬壽節禮部請賀上曰母后違養未及大祥朕何忍哉至期御奉天殿群臣如朔望儀金華民訴其知府瑄貪酷者上密遣官較察之曰即不實亦械至謫都指揮袁彬於南京錦衣帶俸閑住巡按四川御史斌故善濡刻博士誠誠使蜀府斌從誠所受賄賂事覺下獄上曰其拷訊今言御史

行人進士使出似此受賍者有幾若不得問問官罪無赦十二月初以較尉言巡按雲南御史祚負清軍御史萬鍾淫逮下三法司錦衣具獄上命更訊祚萬鍾如其貪淫者有幾蒸上嚴墨吏之誅曰貪風息則天下治韓雍謂陳循墓誌序曰先生平生薦賢一循至公門下稱爲得人至南陽李原德相繼執政士君子自重者多不得進而乞哀奔競之徒皆相率向用清議爲之不平既出其門者多以賂敗其廟知其爲人將圖顯戮而實天矣使假以數月原德必不免于殞身欲優游考終得乎是歲廣西流賊突入蒼梧城總兵官陳涇不敢戰致仕左布政朱欽出諭賊賊殺之

八年正月乙卯上不豫已未名太子視事文華殿廣

西流賊夜入清遠衛執都指揮尹逼按察僉事王鼎蠻賊破懷集縣及梧州府己巳上大漸名諭皇太子及太監牛玉於榻前除妃嬪殉葬令命斂衣服毋用多庚午上崩下遺詔二月乙未上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五月庚申葬裕陵壽三十八上閑習騎射時御琴書自奉儉約宮壼嚴於外廷臨朝淵默岳峙近侍莫窺其際百司奏章一覽即記親自裁决無所旁落嘗與李賢彭時講論時事賜賢其所食菓至親納之袖中至其敬天之誠勤民之切臣品心術悉知高下事皇太

后之孝待襄王叔父會昌侯元舅之情禮兼至所以處宗室戚畹不用恩掩義一代稱聖主焉

臣喬遠曰上始即位十有四年北廷兩歲南宮七載豈非天哉自古人君憂患困橫未有如上者也其初沖年嗣統雖賴三楊輔以簡靜邪閹王振尚得干其間復辟以後總覽明察內臣莫敢奸外臣莫敢貪至其釋建庶人之囚復胡皇后之號罷殉葬之令廟號曰英信不誣也孟氏稱動心忍性豈其然乎